

逃逸路線

1

地震發生時，他們在百貨公司專櫃，排隊等著告訴店員要多少個冬甩和魔糍——小彤糾正：這裡我們叫甜甜圈和波堤。陳頤留意到小彤說「這裡」和「我們」，想知道「這裡」是哪裡；「我們」包含了誰，有哪些人，要與誰區分開——對於詞語的偏執苛求至幾近吹毛求疵，都是銘良傳染她的偏執。她記起，那年小彤第一次來臺北，銘良和她也曾這般說：不用怕，你跟著我們便是。其時小彤還懵懂，還未戴牙套，貝齒歪斜，笑起來會漏風。

那小小藏在綿密話語裡的優越感，原來易地聽來時，這般幼幼滲了刺。

2

小彤打給她時，陳頤還在臺北車站月臺上電梯後甚麼

M、Z、B、X 區間看指示牌看得頭昏腦漲，辨認臺鐵、高鐵、捷運的交錯站臺。地圖像一幅剖開的人體血管圖，微妙複雜。阿洋的手機在車上打遊戲打得幾近沒電，愣愣盯著化妝室前螢幕廣告，輪替播放鐵路公司的限定商品、聯乘品牌。陳頤耐不住，上廁所，門前貼有「臺北歡迎你」的標語。人很多，衛生紙被允許丟進馬桶，門後有掛勾，謝天謝地，總算毋須拎著包解決——惟獨水龍頭是自動感應的，她瞄準好幾次水注皆斷斷續續，洗不好手。

出來時阿洋說要去 B12，要買卡娜赫拉的精品錢包，她問那是甚麼商場的名字嗎。（後來小彤導引他們去戲院時，也反覆提著 A13，順道補上一句：就像香港尖沙嘴的 K11 一樣啊。）他說車站的官方網頁顯示為一臺紀念品販售機的方位，原本可用導航前往，但電話已自動關機了。

她已無從吐槽他的孩子氣，但向來不愛教人失望的個性教她仍勉力於站內走蕩。K11、B12、A13，似一枚枚樂透的號碼，乍聽下不知底蘊的定位。不過逾月，她已對這種久違的，以 XY 線軸交遇點為座標的指稱方式有點暈眩——好像她一腳踏上電梯時，並隨那運轉漸快的斜坡上回望剛蹬踏的地與密麻的行人，有種飄飄之感。

是城市慣有的惴惴不穩。又回來了。

他們到達時，小彤已在那臺商品售賣機旁候著。口紅蜜潤，及頸的髮末染成銀綠色，吊帶黑裙配純白恤衫，靴子有微微翹高的鞋跟，身形便見修長。一見她，小彤樂得碎步走來，熱情說嗨，並說

機件故障，似是買不了。阿洋靠過去看機內懸於各格子間的吊飾、零錢包、收納袋、貼紙、小公仔，印著充滿活力的粉紅小兔笑得眼睛眯攏如豆豉，這麼近那麼遠，該死的電子化。納悶得一路上不吭聲。

他們在捷運上寒暄，人很多，但不及香港的地鐵擁擠。小彤說因為剛轉車時避過板南線的繁忙時段，現下的新店線是較寬敞一點的，不像香港，七彩顏色線，大多時候均擠得被逼嗅人家的體味，香水、頭油、汗濕，受不了。她問她在那邊如何，習慣嗎？陳頤唯唯諾諾幾句，意識到小彤說的「那邊」是迴避了「偏鄉」的說法，相當謹慎得體，像怕要傷害到甚麼。她就有種反被呵護而生的恥辱感，這是小彤，這是她曾看著長大——她和銘良照料過的學妹（儘管她們的年紀只相差一兩歲），她必須挺起胸膛，儼如一隻神氣的公雞，高聲啼叫，驅走所有擔憂她過得不夠好的猜疑。

她說很好喔，山水田野，整天騎著自行車在田坎間馳騁，鳥站在牛背上一動不動；雲和天低得好像可以伸手可及。歸隱田園，很舒服。（陳頤沒有說某天自行車繩鍊卡絞，不知怎地她在空蕩無人來救的田野中曝曬，一個人推著屍體般的車身走了近一小時路，才找到最近的維修店，卻早已關門；也沒有說一隻鳥田裡啄食穀物後，在剛展翅躍飛時，被一輛「嗖！」聲颯過的機車當場輾撞，腳枝歪曲，墮在路邊咽吐血，她呆在路邊，凝睇那本來就不會閤上的鳥瞳。）

小彤說當她告訴同學自己來自香港時，人人以為她住油尖旺，要不就是中環或銅鑼灣，當她向同學解釋自己來自鄉郊的新界時，大家都非常吃驚，讓她多描述形容香港的邊陲，她便戲謔自己是騎

牛出入的，好幾個同學還信以為真。她喋喋不休講著臺北精采的生活，好喝的酒吧、閒時參觀的藝術館、周末市集、去兩廳院看演出、哪家好吃的港式茶餐廳，竟有熱騰騰的蝦餃。

阿頤你知道，臺灣蝦餃很多時候都是水餃皮內包蝦仁和菜料的蝦餃，不是我們在酒家吃的那種吧？我傻傻地誤吃過太多次了！但這裡有家港式酒家，真的用我們常吃那種透明Q彈的麵皮包裹整隻蝦耶！超懷念，你明早有沒有空？我來接你，帶你們去吃。小彤握著吊環，指甲一枚枚塗得嫣紅泛亮，晃閃有光。

陳頤剛到埗時夜裡騎單車回家，路太黑她看不清，整個煞車不及摔進泥濘，膝蓋擦傷，一身是土。從前整理得宜的指甲塞滿泥垢，回家還得以牙簽一下一下戳入甲縫挖出來。本想翌日趕到市區找店修護，卻怠懶於公車稀疏的班次而作罷，到後來無心打理，乾脆任甲層生長，褪還成原有血色。

她想起她們一起準備考研計劃書時，有次小彤焦慮得哭出來，她帶她去做美容，告訴她讓自己過明艷一點，活起來才有自信。

3

小彤來找她的那個秋天，陳頤在壓抑的職場中惘然度日。白日夾擠於偏愛下屬的上司、狐假虎威的無能者與不可宣洩而只能整天怨婦般大吐苦水、滿腹牢騷的同儕間；夜裡化鬱悶為力量，卯足勁寫考研計劃書，特地乘車趕回大學圖書館，一待便至深夜，在支開如羽翼的書叢裡奮筆，儼然回到本科時求學的嚴謹專注。

她有時忍不住深吸書頁間洋溢的杏仁與墨水香，並在深宵轉乘

小巴回家時，盯著窗外燈光闌珊，有醉漢在車內吐得一地皆是，穢物流濺。她握於把手的掌心一緊，死命思忖考赴臺北後的美好。

回家時已是夜半，案頭擱有一封信，以藍色圓珠筆手寫地址及收信人姓名，封底寫有寄件人及一串數字編號，字體流麗，筆劃均稱，豎勾伸展分明。她一頓，打開抽屜，把信收於其中，疊合於幾封同伴間，又關上，開電腦，繼續寫她的計劃書。

必須離開，非如此不可。到了臺北一切都會好的。她如此確信。

小彤私訊她，彼時二人已久未聯絡，只知道她畢業後去了廣告公司。她從同學那知道陳頤準備考研，都是臺北的大學，特來慰問。她虛應兩句，小彤如同初識時主動可愛，問她是不是要跟銘良一起來考，兩人飼養的貓咪也會帶來嗎，若是都考上就太好了，他們又可以像那年旅行團般，在臺北喝咖啡、聽音樂、吃肉圓。

陳頤說，哈哈，只有我考，只有我。

她們就此結伴，相互提點要預約學歷及文件驗證、交換計劃書點評、求教已在臺唸書的朋友們如何撰寫自傳，自信而不顯張揚自大。她自忖她是比較聰明那個，就算不是第一志願，要考臺北該沒問題；小彤與她不同科系，但中文行文一般，好多語病，都是她快看不下去主動修正。她想日後就是確實的孑然一身了，若能多個伴，有個照應，也不錯。

然後香港又發生了很多的事。

陳頤案頭的信日多，一封都沒拆。小彤夜半哭得崩潰打給她，講到一個朋友不獲保釋，怎麼辦怎麼辦，阿頤阿頤，我們真的還要考下去，還要離開嗎？

如果我們再見不到我們惦念的人，怎麼辦？

她咬咬牙，狠下心，開導小彤也在催眠自己：堅強一點，留在這裡也做不了甚麼，別讓愧疚感蓋過目標。況且這才不是永訣，唸完書後我們還可以回來喔。

竟能說得這般若無其事。

那段日子，彼岸成為惟一僅餘聊以期許的信仰，情況越糟狀況越壞，她們就讀越多臺北的東西，東區、信義、林森北路、萬華、松山，逐個辨認他們的屬性與形狀，想像一片底片加上自己後的風景——當然都是好的、光鮮的、消費的一面，那麼遙遠、盲目、狂熱的凝視。好像追逐月亮的人，永遠只在地上望及其明亮皎白的光，未曾接近細視其粗糙有坑的肌理——也不知道背面的秘密。

陳頤後來便想，所以一切都是業報。幾年前銘良帶她去看電影，四小時的長片，據說太長，製片方要求裁短，那是導演的處女作，好幾次談判溝通不成，最後為捍衛他珍視的藝術結晶而殉身自殺。用鮮血換來的二百三十四分鐘，終在大銀幕上映，且一票難求。陳頤看了，卻難免政治不正確地理解當初製片方的裁片要求，好沉溺，野心大，卻太多太多訴說吐露的欲望，而且頗顯露骨。

她記得那時人人熱傳的金句：「我告訴你最好的狀況，就是你站在這裡，你可以看到那邊的那個地方。你想著那邊一定比這裡好，但你不能去。你不去，才能解決好這的問題。」一眾文青紛紛上載至限時動態、社交平臺，或以好看的手寫字填於紙上，再調校濾鏡，賺許讚好和轉發。

（她哪想得到，後來銘良寫給公眾的信，那些流麗的字，也會以同樣方式展於人前，收穫熱度，同樣剎那狂潮，新的不公之事與娛樂花邊如浪蓋來，覆滅關注，人走茶涼，乏人問津。）

電影裡那些對白，她曾想太逼不及待了，過份絕望壓垮自身，怕來不及表達自己的焦慮傷害創作本身。幾年過去，逼不及待的成了她，必須、非如此不可、不得不，重重的念頭把自己逼入絕境。友人紛紛問陳頤，若考上還回來嗎？她以模稜兩可的姿態敷衍大家，騙著眾人尚有後路，尚有選擇。但實則她才是想著逃得遠遠的，不再回來的那個。

她要從一場痛苦的幻覺逃出來，願想另一場幻覺，便要腳下踩空，夾鎖在兩者咬合的縫間，踏踏實實地過日子。

4

她們在公館站下車，沿羅斯福路直走，密攏的車群在旁道上穿行，越過高矮不一的林立店廈，都是她熟悉的跨國品牌：Burger King、吉野家、innisfree……恍惚間城市的迷離和風都一樣。起初陳頤尚自忖懂路，畢竟從前每回來臺北時最愛在附近踟躕，然小彤忽然順熟拐入一條小巷，指指右邊一家超商：啊這裡之前是惠康喔，不過你們來得遲，據說整個集團都被家樂福收購了，現在全線換成這種橙底白字的招牌——不過也是懷念外形而已，內裡賣的東西並沒有很香港。

轉入小巷後，樓房趨矮，機車和汽車隨意擱泊，住所與店家比鄰，精緻的甜點店與烤串、書店和中醫診所，巷間的三岔口處尚一片三角形小公園，更矮的樹群團圍更小顆的人，老者在亭間，孩子在追逐。一個轉身，忽地沒入她不熟悉的部分。

這邊這邊，阿頤，我訂了位。吃希臘菜。

其實陳頤連在香港時也不曾吃過希臘菜，也沒到過希臘。阿洋倒是總算提回點興致，認真聽小彤介紹希臘菜特色，以及店家的背景歷史，最後還是小彤拍板，還特別推介米布丁，只用米及鮮牛奶煮，調出來的質感像米糊，但超香超好吃的。

他們預訂的位子地下室，訊號收不好，連滑手機的迴避機會都沒有，只好硬著頭皮聊起來。還好有自來熟的阿洋。他說這次來是陳頤買了票看一個影展，有幾齣關於香港主題的電影，小彤說啊啊，我知道，我同學也有買票。我就不敢啦，怕有創傷後遺，又問他們這幾天計劃了甚麼行程，要否甚麼指南推介之類。

其實陳頤不欲透露太多，連這種自然的對答如流都教人煩躁，可以的話，她想要一直逃遁於遠山的洞穴中滿腹牢騷地渡日，也毋須走出來，在光鮮裝潢的餐廳中看小彤銀綠的髮端因講話而晃動，有漸變色層。

在那以前她們已近半年沒有聯絡，放榜那天陳頤還在花店選花，幾個該年畢業的學弟妹約好她當天到大學拍照。她抱著花團錦簇一束，上了往粉嶺方向的公車。突然電話震個不停，先是在臺的幾個朋友，然後是知道她考研的朋友，連同事也傳她連結，大呼公佈了公佈了，你快看看你快看看。

她突然覺得，非常、非常難堪。

有一段時期，銘良的朋友、他們的老師、長輩、支援組織的作者，連那些社運圈子裡的素未謀面的人們，皆每天來訊慰問，看她可好，有甚麼需要幫忙，支持下去，我們會陪你一起等的。

（所有人以為他們的關係恆久恩愛。陳頤不是愛教人失望的人，就一步步走在大家鋪就的路，成為人人稱頌的等待家屬。她為

他經營社交平臺，節錄信件選段公開，呼籲大家訂閱他的收費頻道；每天四、五時起床，在計程車上補眠，只為趕到赤柱與他會面十五分鐘。她鮮有說話，都是他在講，一如從前。

他樂觀，意志堅定，反過來安慰她，告訴她路雖長，總有走完的一天。阿頤慄然一驚，所以這路是誰的？誰在走，誰在鋪？她為他張羅牆內物資，各種需要，書籍、眼鏡、食物，至後來因其濫好人性，連同室囚友的請求也要設法回應——有一回，他們想知道全港所有電臺的節目時間表，她上網瀏覽才知道從沒這東西，只好一手一腳挨臺搜尋，自行拼貼製圖，列印寄入。

直至她從他一個不懂守秘密的友人處暗暗得知，他竟在籌備一場盛大的，所有人都知道並默許的驚喜，主角是她。）

陳頤在手機點開連結，還得翻出月前的註冊電郵，好幾次記錯密碼，她想甚至是故意的。可以的話她突然不想知道結果，不想知道自己將要去哪裡，是否將要離開這裡，能否放得下這裡一切。

螢幕跳轉，結果彈出，左一欄是考生姓名，左二是考生編號，左三是獲取錄學校及科系。

她瞪著它，按好幾次重新載入。她甚至懷疑是不是名字或考生編號弄錯了，又翻電郵檢查一次。

時間是如何與緩長車程一同溜走的？電話響起時，她抱著花束已坐到末站，學弟妹連番問她位置，說系會的人打算拆掉橫額和裝飾了。她才失魂落魄跑下車，在荒靜無人的屋邨巴士站狂奔，竭力截上一輛計程車。狼狽登車時，花束簇攏的蕊和瓣粉粉墮墮折下一些，儘管學弟妹接過時猛說沒關係，她卻不能原諒自己。

她知道自已讓人失望。所有所有所有的決定，所有的事。

5

地下室的牆壁每道顏色皆鮮明，一道草綠，一道海藍，一邊棗紅，碰撞起來卻不違和，燈光柔軟得像用紗蒙住的檸檬黃。桌上有蠟燭，阿洋邊吃邊誇張地連連讚歎，說不愧是臺北，真是天龍國，從前來旅行覺得不算甚麼，不就是換了名字的百貨公司、城市和食肆，一樣的五光十色。現在才知道真發達，交通方便，甚麼都有。我和陳頤就不同了，出市區要一小時，電影都要儲起幾齣一天內馬拉松式看才覺不虧掉交通時間。哇來到後第一次去百貨公司，見到Uniqlo、無印和Mister Donut，真想當場跪在雲石地板上親吻大地，痛哭流涕。

對呢，陳頤你之前不是還說在偏鄉，連燙個髮型，配副眼鏡都不知去哪好嗎？

陳頤擺擺手，說笑而已，哪有這麼落後。但可能慣了慢活，路寬人少，剛下車時撲面來的人群是嚇了我一跳。

小彤笑問，對呢，你看起來不算很大哦，跟阿頤是怎樣認識的？阿洋說都是同校，不過他是大三。在香港唸了兩年文憑，仍考不上大學，家人碎碎唸要他找工作，他不想，便報這邊的大學。「原以為很輕鬆，屁呢，有很多小組合作，我國語爛，同學都不知道我講甚麼。我又不會騎車，哪都去不了，整天困在宿舍看牆壁發霉，真夠了。那天我去買飯，見到她在單車舖前……」

那天我的自行車壞了，推到車店前剛巧沒開，他路過見我無

助，用店門前可供借用的工具替我修了車。陳頤截過阿洋的話。

實情是，阿洋路過時，陳頤正蹲在車旁哭得淒淒涼涼。那是周日下午，她本想騎車到大街吃飯，但騎到一半鍊扣卡絞，已當場摔了一跤。她不可能把車丟在這裡就跑，只好推著車先前往就近的維修店。說是就近，烈日當空，還得挾推車件，也走了快一小時。

到了店前才知周末休假，而那已是下午兩時多，道上的早午餐店已盡數關門；只做晚市的食堂又顯然尚未開門，兼之周末，小吃店、咖啡館皆休息。所有的店都在拒絕她，重重下閘密不透風。

如果在臺北，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不會這樣的。陳頤恨恨地想。

於是阿洋從全家買完飯糰打算載回宿舍時，便見跟前女孩蹲在地上，頭髮很長，低垂時幾乎觸貼落地。她顫抖的背影像起來像一隻尚未學會飛行的雛鳥，翅翼翕動，卻滯凝原地。

他是沒有包袱的人，主動來詢，聽她結結巴巴講得蹩腳的國語，把「自行車」講成「自恆車」，忍不住皺眉，直接以廣東話說：「你是香港來的吧？單車就單車，為甚麼要勉強自己說甚麼自行車？你講不累，我聽都累。幸好從前有玩開車，你讓我看看。」

於是陳頤看著他俯於車旁，徒手把那沾滿黑髒機油的車鍊扯出，再用甚麼工具扭扭轉轉，套回刺突的碟上。好了，男孩左右拍手，你試試踩，該沒問題了。他指間黑黏，還因汗濕以手背抹拭時，在額間沾上一小團漬。

她驀然意識到，這是屬於這裡的手。如果不是在這裡，她的指甲會依然明豔精緻，光滑亮麗。男孩的指頭粗糙，黑漬一塊一塊像癩斑，卻同樣泛出油光，竟讓她深深被捕進去。

手指以外，陳頤開始從阿洋那沾染上推卸責任的壞習慣。（她好像一直都是易被影響的人。）他沒甚麼長處，勝在無賴，口袋裡有數之不盡的藉口。這天趕不上交作業是因為下雨；做事沒幹勁是因為白血球不足（他指著體檢報告跟她說）；上學會遲到是因為膝蓋不好不適合騎腳踏車，又沒錢買電動車（並趁機用可憐的目光暗示她給他錢。）

非常廢，極廢的廢材，但溫柔體現於他會在她頹喪得躺在床上一整天無法工作時，理所當然地告訴她，這一切僅僅是因為月經，因為水星逆行，因為冬天來了，因為臺灣天氣濕冷，因為她的國語未夠好，因為今天未喝手搖茶，因為他們不會騎車，每個狀態每個問題每種憂傷都可對症下藥，可被歸納到不同類別與原因。

好像執到一件雜物時，只消找到抽屜衣櫥櫃子，打開來，塞進去，便毋須思考其存在，不用頓下來面對，何其方便。

有時過節或有假期，阿洋問她要不要上臺北，她即反射性拒絕，說這裡也沒甚麼不好啊，空氣清新，風景怡人。臺北人太多，物價太高，太商業化。她否定從前期許的種種，把一切遭遇的不幸歸咎於城市和小彤，並離得遠遠的。彷彿這樣就能堂而皇之而厚顏地，避過或因怠懶易怒敏感尖酸而造成的一切痛苦。

有時幼稚地想，這是一種復仇。放榜那天，小彤的興奮透過閃爍不停的訊息匣傳來，驚喜自己考上第二志願，光是「天啊」、「啊啊啊啊」、「！！！」就分別打了好幾遍。陳頤沒按進去，小彤只以為她未讀，自嗨一番，問她要不要合租，要不新北如何，或淡水好像也不錯。

他們那麼理所當然，直截了當，沒有過問她，就篤定事情必然

如此。

（沒、有、人、想、過、她、竟、會、說、不，沒有人想過她會教人失望。）

那個一直冒著紅點，顯示為未讀的對話框，像一盒被冷藏的精緻曲奇，你該在賞味期限前盡快消化的，但在拖延中錯過了時間，也就無心再處理。於是它就永遠擱淺於匣中，外表看來無恙，但誰都不要打開蓋子，嚐一下味道。

陳頤一度想過，這是復仇。這是被拋棄的微弱反抗。她不待找小彤，小彤也不待找她。在小彤離開遠去後，終在某天意識到自己的寡情和陳頤的疏離，後悔自責，向她道歉。她就走出來，慢悠悠說太遲了，一切都太遲了。所以她不上臺北。

阿洋邊打電玩，邊笑她，你這是甚麼彆扭的drama queen，誰要承擔起你在這裡過得好不好的責任啦。

但諷刺在於，隨著因偏執而必須壓抑主動聯繫或連結的衝動，以及漫長的等待中，激烈的情緒竟像鍵盤上被反覆按擊太多遍的鈕鍵，失去彈力，鬆垮扁陷。陳頤一度自恃，一個人能夠傷害另一個人，前提是被害者給予加害者的容讓。她賭就是小彤對她的在乎。

然而在過程中，她發現，一切都沒發生。沒甚麼背叛與寬恕，沒甚麼懲罰與原諒。沒有，曾激烈憤懣的心復又歸於平淡。

痛苦、憤怒，連愛都涼掉了，這不是第一次。

銘良剛進去時，她絕望得去鵝頸橋找阿婆打小人，所有所有的共犯，旁觀的人，執行的人，下達命令的人，落井下石的人，如常生活的人。為甚麼這世界會是如此，她竟、她竟無法傷害教她痛苦的人半分，半分也不行。她愛的人正身陷囹圄，但為何陽光仍如此

明媚，電車還在道上行走，上班族依靠在餐廳前邊講電話邊等外賣。

一切都毫無異樣，後來陳頤也如此。於是她知道，膜已鑄成了。她不再恨誰，卻也無法再愛他們。

於是幾個月後，她主動點開對話框，稀鬆平常地與小彤打招呼，告知她下週將來臺北，要否聚舊逛逛。語氣平和，像甚麼事都沒發生過。

6

小彤邊分切食物，邊介紹菜式，連連稱讚一道手工烤花枝釀馬鈴薯香料拌飯，飯把花枝鮮味鎖起，吃起來有鹹香。哈哈，我想說，臺北就只有異國料理好吃，地道食物甚麼肉圓、糰子、筒仔米糕可千萬在這裡吃——不過可能你們在你們那邊吃得嘴更刁，都不用我說啦。

於是陳頤發現，他們曾期之以救贖的種種，實則非常虛妄。

回想過去自恃是臺北通，卻帶著小彤去吃肉圓、小籠包、蛋餅、吐司、三杯雞、剉冰、鹹水雞、鹽酥雞、滷味，皆不過是（自以為文化一點）的觀光客的凝視，不懂裝懂。

但那時小彤還懵懂，還未戴牙套，貝齒歪斜，笑起來會漏風。會甜甜說，阿頤，銘良，你們懂好多喔，好厲害。

那年她和銘良大三，參加學校暑假時舉辦的臺北藝術交流團，招募時標榜是目不暇給的精采旅程，表演、設計、裝置、平面、建築藝術皆集於一身，可說是「蔗渣價錢，燒鵝味道」。他們還調笑這麼厲害？到參與時，發現六日五夜的行程無比緊密，到牯嶺街看

小劇場、到淡水參觀雲門劇場、兩廳院聽音樂會、朱銘美術館、關渡美術館、臺北當代藝術館……走馬看花，趕得上氣不接下氣，看了甚麼都記不得，太多太忙亂。陳頤說早知道這麼趕就不圖學校補助，自由行來看，現下兩頭不到岸，既沒享受藝術，也付了費用，回去後還要替學校辦成果發布會，忒也虧了。

時間太短，整天都在觀光車上打瞌睡，到了下一站被趕下車，參觀，看啊看啊逛啊逛啊，聽導賞；學校甚至安排藝術家或表演者現身與他們交流，陳頤累得張口結舌，銘良一人扛大旗，能言善道，更於最後送上學校旗幟與嘉賓合照，終是不辱使命。

那時車上大多是大一新生（畢竟除了他們兩個不找實習也不去交流的閒人，大多高年級學生已為其畢業後的前途奮鬥鋪路），都是中學畢業後第一次離港，或第一次來臺灣，甚至有人是第一次離家，自然吱吱喳喳吵吵鬧鬧，對甚麼都興奮。陳頤跟銘良下意識與他們保持距離，早早把團飯吃完，溜出去抽煙。

到了旅程中後，他們發現二人座位湊對分配下，尚有一個佇於後座獨自聽音樂的女孩，沒特地合群，但很有禮貌，吃飯時不如別的孩子一味夾光愛吃的菜，逛藝術館時不會拚命自拍。回到飯店，導遊在大堂表示大家可在晚間自由外出，但需注意安全云云。孩子們即團團導遊，詢問推介的夜市。

陳頤和銘良一年來臺北最少三、四次，實則上來來去去都是某幾處，二手書店、獨立書店、live Jazz 酒吧、華山或松山文創園區、要不就是萬華區某條小巷裡的燒海鮮，或羅斯福上一家在地下室的咖啡廳。

（後來回想，他們是以一種五十步笑百步的文化觀光客心態，

去嘲笑那些赤裸的消費式觀光客。但兩者的共通點均在於，關於這裡，他們實則一無所知。）

二人在月臺上發現女孩正迷惘查著地圖和路線圖，順道問她要去哪。女孩展示了一家酒吧的位置，但二人知道那店子質素一般，銘良不知哪來的善心，乾脆邀她一同作伴。

不擔保好玩喔，不好玩也可以隨時走人，反正沒有壓力。不用怕，你跟著我們便是。銘良覺得女孩應該會跟他們相處得來。

小彤第一次來臺北，在疲勞式轟炸的「藝術賞析」行程後，夜間才像真正開發新世界，挖出這時而狹舊時而摩登的城市各條腸道，有時通往這邊，有時通往那邊。這種夢幻感讓她對這城市留下良好印象，因而在多年後的離家路線中，把此處放成首位。

那時當然好玩啊，因為不好玩就可以隨時跑掉，沒有壓力。但現在呢，現在覺得不好玩，可以跑到哪嗎？

他們從一場迷濛的幻覺逃出來，願想另一場幻覺，便要腳下踩空，夾鎖在兩者咬合的縫間，踏踏實實地過日子。

7

晚飯後，他們在百貨公司專櫃，排隊等著告訴店員要多少個冬甩和魔糰——小彤糾正：這裡我們叫甜甜圈和波堤。陳頤留意到小彤說「這裡」和「我們」，想知道「這裡」是哪裡；「我們」包含了誰，有哪些人，要與誰區分開——此時，地震發生了。

地板搖撼，手機發出尖聲的信號通知，阿洋剛買的熱咖啡晃得濺出一攤，櫃臺上剛放下的零錢在玻璃上如青蛙伏躍，有幾瓶中央

特賣場的化妝品在貨架上墮下。他們從未這樣暈眩——這是百貨公司七樓，距離地面計有七層高度，他們，阿洋和陳頤，從未在這麼高的、密集而現代的地方經歷地震。偏鄉的地震都是低低的，他們住在一樓，地震發生時，只覺像按摩椅般搔搔搖搖，看水從杯內盪出般新奇特別。

震動停止了。

小彤較快恢復過來，問他們可好？職員已迅即開始收拾貨品，抓來拖把和掃帚拭抹摔碎或倒灑的液體；時裝店員把衣服整理端正；櫃臺的店員道個歉，俯身拾回滾落地上的硬幣，又繼續包裝甜甜圈，一切如常。

此時一隻如手掌大的喇牙忽地暴露於所有人的視線裡，沒有人知道牠本來蟄伏於何處，沒有人知道牠是怎樣出現的。但因著地震，牠出現於光鮮、現代、摩登的百貨公司滲著閃石的雲石地板上，已極速逃竄，往特賣場的貨架爬去。

但來不及了，一隻西裝皮鞋準確無誤地，輾踏於牠寬長的身上，「咔嚓！」一聲，如洋芋片包裝被打開時一樣清脆。那大概是某部門的經理，畢竟他很快向剛才尚在掃著碎瓶子的職員招手，著她俯身用面紙收掉喇牙屍體。

當他把鞋子移開時，陳頤便看到，那原該如手掌般碩長飽滿的身軀，竟隨著漿液四濺而迅速萎縮變小，八爪如失去繃拉力的橡皮圈，最後褪成小小一顆，似堵住去水口的小小髮團。

阿頤以為地震發生時，在她怕得反射性閉眼時，會立馬想起銘良，想起他樂觀的笑容，有力的話語，流麗的字。然而在這瞬間，她發現銘良的臉正如那死去的喇牙般急劇晃盪，萎靡，漸次模糊不

可辨，她不太記得他日益因清癯而更見稜角分明的臉龐，不太記得他的聲線，因太久沒有拆信，她也忘記他那些鏗鏘有力的字是以怎樣的筆勁勾勒的。

好奇怪，他越堅定鮮明，她的印象就像沉到水底，越不清晰。

取以代之的卻是阿洋的哭臉。

有一回吵了架，大概是阿洋吃飯遲到，或忘了買甚麼回家，總之雞毛蒜皮的小事卻鬧到夜裡仍不和解。阿洋死命不要在床上睡，自己提了睡袋在地板鋪。突然夜半地震，人是在睡夢中被拋醒的，陷入極端的迷亂中，阿洋愣愣半晌，便「哇！」一聲哭起來。

阿洋哭了，陳頤就覺得心好疼。他們來到這裡。她無法輕言說愛，他一樣。但他這麼竭力愛她，想她好，只想她好。她走下床，在冰冷的地板上抱著彼此流淚，他別過頭來不想讓她看他的臉她就知道他哭了——他素常不認真，笑嘻嘻的總在耍白痴，就是不願人看到他軟弱的樣子。

但他哽咽說，他會做得更好，對不起。

陳頤難過得無法說話。那一刻她知道，即使她又想透過把他跟銘良比較以展示自己的可憐，但她知道，這根本跟銘良無關。這與臺北無關，與小彤無關，與香港無關。

便是那一刻，她確認了，她喜歡阿洋，她喜歡他。因為他願意笨拙地愛她。她想起銘良，銘良愛她但是，銘良沒有過問她的意願。銘良成熟可靠堅定，陳頤就無法不憂傷。而阿洋，阿洋幼稚直白，本是那麼驕傲的人，卻為了她而說，我會做得更好的。

陳頤看著喇牙屍體被掃進畚箕，她突然記得在家裡見過牠，或

許就是那個二人相擁而哭的晚上，牠曾在衣櫥附近悄悄爬過，她想要記得牠的爬行軌跡。阿洋和小彤自然不知道她的心思，問她選好要甚麼口味沒有。

她說等等，再等等，我還在想。

梁莉姿

個人簡介

梁莉姿，生於一九九五年香港，現就讀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曾獲臺積電文學賞、臺北文學獎年金獎入圍及中興湖文學獎等，著有小說《日常運動》。

得獎感言

願離開的人記得一切背負。

獻給去年冬天時非常脆弱的所有人，以及那隻在遠東百貨被一腳踏扁的喇牙，很抱歉讓牠在小說中成為了符號的標本。謝謝評審、謝謝奇萊山下所有的雲與風的紋路。

短評

季季

起先你以為作者寫的是地震；以為會看到一堆人在劇烈搖晃的大樓裡如何的驚慌逃生。

但你很快就會明白，「地震」只是隱喻。

你看完就知道，在地震發生與結束的短暫數秒裡，三個來臺讀研究所的香港學生已經層次起伏的凸顯了來臺之前的種種徬徨，怨忿，以及來臺之後的生活融入，情感游移。

你沒看到「反送中」三字，但你在其中看到這如巨石滾來的一句：「實則她才是想著逃得遠遠的，不再回來的那個。」